

十七史蒙求

五册

九卷

卷之

第

十

卷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巴清天... 卷之十



標題十七史蒙求總目

家語

左傳

史記

前漢

後漢

三國志

晉史

南史

北史

隋史

唐史

五代史

國語

戰國策

楚漢春秋



韓詩外傳

劉向新序

賈誼新書

史通

風俗通

世說

說苑

韓子

晏子

尹文子

孔叢子

江南野史

陶淵明文

韓昌黎文

魏文帝典論

范曄後論

徐中幹論

呂氏春秋

九州春秋

漢武故事

天寶遺事

西京雜記

東觀漢記

晉載記

太平廣記

華陽國記

三輔決錄

吳錄

先賢錄

先賢行狀

因話錄

搜神記

雜記

標題十七史蒙求總目終

標題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一

宋璟第一 李廣無雙

唐宋璟邢州南和人
耿介有山節好孝上

鳳閣
舍人

居官

艱正

文粹李士中第遷鳳閣舍人居官艱正武
后高其才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
六品居下生易之諂璟虛位揖曰公第一
人何下生璟曰才芳品卑身謂第一何耶
史記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孝文帝十四年
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用善騎射殺虜多為漢中郎文帝曰惜乎
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万户侯豈足

自其能

漢飛

弱冠 教悟 一覽 千言

庚星

謫仙

殘膏 騰馥 沾弓 後人

道哉孝景立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
戰屬國公孫昆耶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
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乃
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飛
將軍避之數
燕許手筆李杜文章
唐蘓瓌
字昌容

雍州武功人中宗時拜右僕射同三品進
封許國公子翹字廷碩弱冠敏悟一覽至
千言輒覆誦第進士馬載曰古稱一日千
里蘓生是已俄襲封許國公自景龍後與
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許燕大
手筆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永昌

中武后策員良方正說所對第一后擢乙
等雅與蘇瓌善元宗時召為中書令封燕
國公唐李白字太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
以命之十歲通詩書賀知章見其文歎曰
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論當世事奏
頌一篇帝賜食賜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
杜甫字子美襄州襄陽人元宗朝甫奏賦
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放曠不自檢
論大事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贊曰渾
涇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
足甫乃猷餘殘膏騰馥沾弓後人多矣韓
愈於文章謹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

章在光瑄萬丈
通有一心縮無他腸
唐屈突通

隋末時以死節拒唐兵既力屈兵敗不降
遂被擒高祖以為忠臣釋之後從討王世充
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
二子何通曰臣老矣蒙陛下更生是時口
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
兒死自無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
士殉節吾今見之史贊曰窟突通盡節於
隋而為唐忠且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
嫌也前漢衛綰文帝時為中郎將醇謹至
景帝時即官有譴常蒙蔽其罪不與他相

爭有功常遜他將上以為廉忠實
無他腸言心腸之內無他鬼也
烏鵲識

李草木知張

唐李客師衛公李靖弟也為
右武衛將軍累戰封丹陽郡

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騎射喜馳獵
雅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烏鵲
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年九
十卒唐張萬福時李正己及屯兵桶橋江
淮漕艇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
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尔名正者
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尔威名若
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

一
三

因馳至渦口、駐馬于岸、悉發潛舡、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仕至工部侍郎、年

九十 韓信開基耿弇發迹

前漢韓信、周漢王壽食其已說

下、奇七十餘城、齊罷備守禦、信因襲齊、歷臨菑、兵威愈熾、後漢耿弇字伯昭、光武詔弇進討張步、以平齊地、步聞之、使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乘勝平四十餘營、遂走濟南、步後又攻弇、復勒兵出、時光武在魯、聞之、自往救弇、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旦困營休

乘勝 平四 十餘 營

擊牛 殘酒

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且子當擊牛、驪酒、以待百官、及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後數日、光武勞軍、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可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弇因復追、步乃肉

味道摸稜琰之霹

祖、真斧鎖降、齊地悉平、唐蘇味道、武后時為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昭韋自營而罷、嘗謂人曰、決事

霹

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稜手、唐裴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

不欲 明白

子奪
當理

黃榜
紫標

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州刺史李崇義
 輕之吏白積按數百崇義責使趣斷珠之
 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
 當理而筆碎勁妙由是名動一州号霹
 手、**蕭宏錢愚李愷地癖**
 南史梁武帝第蕭宏愛錢百萬一聚
 黃榜標之千万一庫掛一紫標如此三十
 餘回武帝見之屈指計見錢三億餘万他
 物滿庫不知多少武帝于蕭宏以晉時有
 錢神論遂作錢愚論俄之唐李愷并州人
 頗殖產伊州有膏腴自都至
 因口田疇亦望時謂地癖
君苗焚硯鍾

鍾繇閣筆

晉陸雲与兄機書曰有君苗見君文欲焚筆硯魏王粲才高鍾

繇王朗等因
筆不敢措手

洪武諷帝方慶悟君

唐楊洪武為司

戎少常伯遷西臺侍郎帝笑曰尔在戎司
 授官多非其才何耶洪武曰臣妻剛悍此
 其所託不敢遠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
 罪唐王綸字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
 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
 陵王是陛下愛子今尚遠且子庸敢相
 近時以此趙倉唐悟魏文侯
 事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
好礼卧馬申

在相
子遠

悟君
於善

屠軻輪

唐潘好礼、用元初、為邠王有長長、
文、王為滑州刺史、好礼兼有府司

馬知州事、王每游觀、好礼必諫、
王出獵、好礼遠道、乃卧馬下、諄曰、
今農

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填、
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
王慙、乃還、後漢申

屠剛、官巨卿、為尚書令、光武嘗欲
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
遠豫、諫不聽、遂以

頭軻乘輿、帝遂上軻上、
輪木也、謂以頭上車輪、
李密愛日仁傑顧

雲、華陽國志、李密字令伯、
在蜀、奉使聘吳、吳主與群臣言、
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

供養日長

皇碩

為儒唱

為

兄、為兄供養之日長也、吳主曰、善、
後歸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劉氏年九

十六、乞終養、懇辭、帝嘉之、
唐秋仁傑、字懷、英、受并州法曹叅軍、
親在河陽、仁傑登太

山、及曉、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
吾泰山北、親舍其下、瞻張久之、
雲移乃得去、泰山北

斗鳳皇景星

唐韓愈字退之、正元元和間、
愈以文經之文為諸儒唱、障

提未流、及剗以撲剗、偽以真、
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苟况、
楊雄、未醇、自愈沒、其言盛行、

孝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云、唐李渤字潛之、
好孝、不仕、始隱廬山、
更徙少室、元和初、詔

先親
為快

晉王濬字士治
恆鄆有大志
常起宅開門
前路廣數十
步曰

志
廢
棄

以右指遺召於是河南尹杜蕙遣吏持
詔樂即山敦促渤上書謝之不拜洛陽令
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喻指遺公朝廷
士弔頭東望若景星鳳皇始見爭先觀之
為快云云渤善陳頤高門王濬廣路
其言始就仕
廷見父訢立宅起門日當使客馬車訢笑
從之後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
之仕至梁州刺史先是前漢丞相于定國
以于公高大其門令客駟馬高蓋云我治
獄有陰德于孫必有與者吾欲使客長戟
幡旗衆咸笑之後果以平吳功仕至大將

晉王濬字士治恆鄆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十步曰

軍
顛能友愛登無恙怒

晉周顛字伯仁性
寬裕友愛過人第

嵩嘗因酒曠目謂顛曰君才不及第何乃
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顛神色无忤
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尔王導甚重之
嘗枕顛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有曰此
中空洞无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
以為忤晉隱逸傳孫登字公和无家屬於
鄆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蒲為裳冬則
被髮自覆性无恙怒人或投諸水欲觀其
怒發既出送窮愈文逐貧雄賦
唐韓愈有
便大笑

中
室
洞
無
物
為
裳
編
蒲
為
裳

送窮愈文逐貧雄賦

唐韓愈有
送窮文其

略曰、聞子行有日矣、我有資送之思、子有意於行乎、久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餘年、子在提孩、吾不子愚、子孝于親、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太孀四年、朝壘喜益、惟我保汝、人皆汝嫌、於何饒聞云、我當去、主人曰、子之侍朋、各有名字、有智窮孝窮、文窮、命窮、交窮、凡此五鬼、為吾五患、五鬼曰、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子不信、請質詩書、主人乃上手稱謝、延之上座、前漢揚雄有逐貧賦、其略曰、汝在六極、投奔荒遐、豈无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出、心有所

懷、願得尺薛、三省于身、謂子无譽、起君之所、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火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榮路不顧、貧類不干、人皆重困、子獨露居、人皆林揚、子獨无虞、言薛既^聲降階下堂、逝將去適、筱首陽、予乃避席、同義則服、長與尔居

終无、**謝文二刻柳詩三**
南史謝微字元度善屬文位兼

中書舍人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首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為臨汝侯猷製放生文亦見賞于世唐柳公權字

誠為文宗翰林李士從幸未央宮帝駐輦
日朕有一喜邊戎賜衣久不時今仲春而
衣已結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
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應聲婉切而農帝
悅曰子建七
步尔乃三焉
安仁八徙田秋九遷
晉潘岳
仕官不達乃作用居賦以司馬安西至九
卿為巧官而已獨拙盖岳物奉秀才為郎
晉武時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平惠帝
時為太傅揚駿主簿駿誅岳除名俄復官
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免官自二
十至五十歲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

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此拙者之效也
前漢田千秋為高廟瘞郎會衛太子為江
光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訟太子寃武帝
大感悟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此一日超九
級數月遂為丞相封富民侯任助代范雲
表云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苟爽之十旬遠
至方之微且未
威王宝臣奚恤器賢
史記
魏惠
王問齊威王曰王亦宝乎寡人固雖小尚
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威王
曰寡人之宝与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
南城楚人不敢為寇有功子者守高堂使

趙人不敢東漢於河有黔夫者守徐州於
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餘
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指遺此宝
將照千里豈直十二乘哉魏王慙而去新
序秦欲伐楚使人往觀楚之宝器昭奚恤
謂楚王曰此欲觀吾國之得而圖之宝器
在於賢且力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
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至恤曰君客也請
就上位東面子西南太宰子方次之葉公
子高次之司馬子及次之恤自居西面
之壇曰楚国宝器者賢且也理百姓寔倉
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紛捐之難

面

楚多
賢且

交兩國之權子方在此守封疆鄰國不侵
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子及在此懷霸
王之餘義獯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秦
使者瞿然及報秦曰楚多賢且未可謀也

揚文傾河蘇忠湧泉

唐崔融張說評王勃
等文章宏放非常人

所及盧照鄰揚盈川可以全之說曰不然
盈川文如傾河優於盧而不咸於王唐蘇
廷碩為中書舍人帝乎內難書詔填委獨
廷碩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
重无所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
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

脫手腕

不 又 吕望見日樂廣觀天

徐幹中論曰文王遇姜公於渭濱執

竿而釣文王得之若披雲見日月如同霧靚青天姜公吕望也晉泉廣字彥輔性冲約有遠識尤善談論於賈充遂辟大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與魏王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嘗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鑑見之莖然若披雲霧而靚青天 五柳先生

七松處士

晉陶潛字淵明或云名元亮少 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故常書五

柳先生傳云蓋以自說時人謂之實錄唐鄭薰字子溥擢進士第後以太子少師致仕既老号所居為隱嵩蔣杞梓韋趙蘭菊

裴李

唐韋氏之顯者孝友詞李則承變嗣 位遂音來有万石達札儀則叔夏史

才博識則有述第直迪孝業亦亞述与迫對為孝士与迪並札官結結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唐裴子餘明經補鄆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謹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曰蘭菊異芬朝有

廢叔敖丘薦宣光雄舉

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薦孫叔敖於莊

王、莊王以為令尹、又為虞丘子家干法、叔敖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目言孫叔敖果何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謂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後漢左雄薦周奉字宣光為尚書、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為司隸、又奉故馮直為將帥、而直常生賊、受罪奉以此劾奏雄、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奉也、由是天下服焉、按國語、韓厥、韓獻子也、趙宣子奉韓獻

子也、趙宣子奉韓於虛公、以為司馬、河曲之沒、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疾足節吾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疾足節

度信人刺史

五代王進為人勇悍、走又奔馬、後從周太祖、歷汝鄭二州

防禦使、軟德軍節度使、史且曰、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豈其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欤、五代唐莊宗好伶人有屢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燕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匝因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

使憊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
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之不聽。因
格其命。後踰年竟以俊為景
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
五苞當相衛

青封侯

晉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縣召
為吏，結農司馬。會詣者，陽翟郭元

信奉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
行十里，元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
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苞後仕至大司馬。
封樂陵郡公。並前後衛青字仲卿，其父鄭
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因与公主家僮衛媪
通生青，故青冒姓為衛氏。青為侯家人，少

貴人

風畫屏

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
不以兄弟數。有一鉗奴相青曰：貴人也。官
至封侯。青笑曰：人好之生，得无咎罪足矣。
安得封侯事乎？後果伐匈奴，以功封為長
平侯。
誤點作蠅落筆畫牛
孫權使畫屏風，誤

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
蠅，牽手彈之。晉王猷之字子欽，亘溫嘗使
書扇，筆誤落，因畫
作鳥駘，特牛甚妙。
一諾季布片言仲由
前漢

季布楚人，文帝時為河東守。曹丘生謂布
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

諾足下何以得此声於梁楚之間哉由是
 布名益聞左傳邦大夫射以旬緝之地來
 奔魯日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笑于路辞季
 康子使冉有謂之日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
 信子之言子何辱乎謂子路信誠故小邦
 射欲得与相要誓而不須盟也語曰片言
 可以折獄者
 其由也与
 衍口雌黃袁皮陽秋 晉王衍
 字夷甫
 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
 与手同色義理有不安隨即更改世号口
 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笑晉楮
 裒字季野康献皇后又也少尚貴与京兆

杜又俱名冠中矣桓彞見而日之曰季野
 有皮囊陽秋言外无疵否内有褒貶也謝
 安亦雅重之常云袁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荀家八龍賈氏

三虎

魏荀爽字慈明穎川人能通春秋論
 語兄弟八人穎川語曰荀氏八龍慈

明无双後位至司空後漢賈彪字偉節穎
 川人志節慷慨与同郡荀爽齐名奉孝康
 補新息長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
 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戰

勝朝廷折衝樽俎

戰國策鄒忌見齐威王
 曰臣不如徐公美臣之

今

妻私且。之妾畏且。之客欲有求於且。皆以目美於徐公。亦然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同寡人之過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无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注云。與敵國戰。勝於朝廷之內也。家語。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觴之。昭曰。請公棄酌。公令侍者酌。搏之。昭以飲。晏子令撤搏而更之。昭不悅。起舞。顧太師曰。我奏

成之樂。太師曰。曠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不可伐。吾欲慙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札。太師識之。於是不伐齊。孔子曰。不出搏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功也。

漢 卧發兵却餐擊虜

後漢吳漢字子顏光武時與耿弇王

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悉平之。

唐郝處俊累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為滇江道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定。賊遷至。奉軍

危駭、知後方據胡床、駢胖安、餐乾糲、
密昇精料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機謀、
致瓜

蘇瓊掛魚與祖 北史、蘇瓊字珣之、為南清
河太守、郡人趙穎官至泉

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仕歸、五月中、得新瓜
一雙、自來、奉、顯、特、羊、老、定賊、遂至、幸、苦請、遂便為留、乃

致於聽事梁上、人因受道、頭餉瓜、欲貢新
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後漢羊

續字與祖、為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車馬
羸敗、有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掛於庭、丞

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掛者、以杜其意、續
妻後与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

高風神

玉山 珠玉 在側 竟我 秋穢

將秘行、其資不、布衾敝紙裯、鹽麥數斛
而已、碩勅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尔母

乎、使与母 **裴摺如玉衛玠若珠** 晉裴摺字
叔則、武帝

俱歸、時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
群書、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

玉山、照映人也、晉衛玠字叔宝、風神秀異、
惣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

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俊爽有
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竟我秋穢、

又曰、与玠同遊、固若明 **明牛漏蹄、廣馬的**
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世言
還得
及抄

顧

南史明山賓家困乏貸所乘牛山賓既
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
瘡已久恐後脫發買主遽追取錢如士阮
孝續聞之曰此言足使還淳及朴激薄停
淺矣又北史孟信字脩仁去官居貧无
食唯有一老牛其兄之子賣之擬供薪米
券契已訖信適從外來知之因告之曰此
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
子二十買人嗟異之周文帝用之奉為太
子少師晉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
所乘馬有的顧商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
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乎

浩慙
而退

標題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一

標題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二

徐芻一束任水一盂

後漢徐稚字孺子不
應辟命郭林宗有母

南州
高士

憂稚性予之置生芻一束於戶前而去衆
佐之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

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
帝初欲蒲輪聘稚會卒後漢龐參為漢陽

太守郡人任崇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
先候之崇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

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
倨參思之曰水者欲吾清也薤大本薤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清也拔大
本蕪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用
門極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
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也
凌統虎

子陸雲鳳雛

吳凌統字公績孫權時為偏
將軍病卒二子列封各數歲

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示賓客日此
吾虎子也及八九歲教讀書十日一令乘
馬晉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
名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
時吳尚書因鴻奇之日此兒若非龍駒當
是鳳雛後奉賢良時年十六吳平仕晉

賈會一龍韋氏三宿

唐賈會有高節嘗稱
疾不答辟命里中號

一龍親亡負土成墳存其左手蒔松柏時
號因中曾子唐韋叔諧為庫部郎中與弟
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
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
宋均渡虎法雄

息獸

後漢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郡多
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陷穿而猶多

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
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
之有難豚也今為民害各殘民而勞勤張
捕非憂恤之本也可一去陷穿除削課制

飛走
仁及

其後傳言虎相与東遊渡江後漢法雄字
之強為南郡太守有雲夢藪澤水初中多
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及為所害者
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
猶人民之居城市古者化民之世猛獸不
擾皆由息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
敢忘斯義記列其毀壞陷窞不得妄
捕山林其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

馬必

思越儀不忘舊

史記越人在馬仕楚在病
楚王曰馬越之鄙人今日
入楚富貴矣必於越使人往聽之果為越
吟左傳楚人鍾儀為晉所繫回其族對

楚音

曰伶人也曰能樂乎曰先父之職官也敢
有二事公与之琴操楚音公語范文子文
子曰楚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
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遂釋之

百紙參

軍一錢太守

唐杜暹為婺州參軍秩滿歸
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為受百

清吏

番衆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以異哉後
漢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
察非法郡中大化召為將作大匠山陰縣
有五六老叟人負百錢送寵曰自明府下
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弃
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送何能及公言

狗不
夜吠

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
大錢因号一錢太守
梁感石尖阮致人

復隋循吏梁友光字脩芝七歲時父遇篤疾鑿云錒五石愈時求業石英不得忽

於國中見一物垢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

載異之以為至孝所感後仕隋為相州刺

史李南史阮孝字緒士宗隱居不仕梁朝

母王氏有疾食菜須得生人復舊傳鍾山

所出孝緒躬歷幽燕累日不逢忽逢一鹿

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成就視之

果獲母服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南史

解叔讓母疾空中語云得丁公藤為酒便

瘡後來訪求至宜都見山中老公伐木云

此丁公藤療風尤驗乃以四段与之并示

以漬酒法後仁裕剖腸知章破心五代王

德聲喜為詩火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

滌之碩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

文益進乃進集所作持万餘首為百卷号曰

西江集仕至太子少保唐尹知章少雅李

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内若刺

焉驚悟志思用徹徧明大經諸生嘗講授

者更北面受大義後擢定陳重選綉不疑

王府文序而遷大常博士

償金

後漢陳重字景公，奉孝廉，在郎舍。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同舍郎綉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綉以償之。後歸寧者歸，以綉還主，其事乃顯。前漢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未歸金，而前郎之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周陽憎愛延

年淺深 前漢周陽由，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前漢嚴延年為河南守，其治務在摧強扶弱。

貧弱雖陷曲法，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人言當死者，一朝出之，言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

滄海遺珠 崑山片玉

唐狄仁傑，調汴州叅軍，為吏誣訴，黜陟使圖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叅軍，曾與司馬李孝廉不平，後孝廉愧服其誼，又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晉却詵字廣基，博存多才，泰始中，以對策上第，累遷雍州刺史。後武帝問詵曰：卿自以為如何？詵對曰：臣奉賢良對策。

為天下第一、猶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
帝失侍中奏免說官、帝曰、吾與之戲、爾

李廣射石方翼仆木

前漢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嘗出獵、見草中

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
日射之、終不入矣、所居郡、間有虎、嘗自射
之、北史李遠出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
兔、射之、鏃入寸餘、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
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
載其德矣、唐王方翼字仲翔、嘗夜行、見人
長丈餘、引射仆之、乃朽木
也、太宗聞之、擢右千牛、

王志遣囚曹攄

開獄

南史、王志字次道、為東陽太守、郡獄
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

皆及、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
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並嘆服之、後
漢虞延為漢陽令、每節放囚、歸家、尅期而
至、南史、傳岐為始新令、亦冬節放囚、如期
而反、隋王伽為齊州行參軍、州使送流囚
七十餘人詣京師、伽悉脫其枷鎖、尅期而
集、一无叛離、唐呂元膺為蘄州刺史、亦歲
旦放囚、尅期而至、晉曹攄字顏遠、為臨淄
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以卿等不
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

暫見家耶、衆曰泣曰、若得暫歸、死无恨也、
 攜悉用獄出之、旬日令還、掾吏固爭之、攜
 曰、此雖小人、義不見真、自為諸君任之、至
 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号曰聖
 君、
蕭何不治孝恭粗足
 前漢蕭何為丞相、買田宅必居窮僻
 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實師吾儉、不
 買、毋為勢家所奪、唐宗宣洵、同元王孝恭、
 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
 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沒後、子孫才
 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
江湖散人煙波釣徒
 唐隱逸傳

陸龜蒙字魯望、居松江、不喜与流俗交、不
 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鈔具
 來時謂江湖散人、後以高士召、不至、唐隱
 逸張志字子向、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
 稱煙波釣徒、每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嘗謾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
不假蓋阮遂焚車
 家語、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
 孔子曰、商為人短於財、吾聞与人交者、挂
 長而遠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
 而彰其過也、晉阮裕字思曠、嘗以人不須
 廣孝、正應以札、遜為先在、刻、曾有好車、借

无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
 自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
 為、遂命焚之、後累閣立本畫師公綽侍書唐
 徵聘、皆不就、太宗與侍目泛舟春苑池、見異
 立本善畫、太宗與侍目泛舟春苑池、見異
 鳥、客與波上、悅之、詔生者賦詩、而召立本
 伴狀、周外傳呼畫師闔立本、是時立本已
 為主爵、即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生者、
 羞、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
 戒、濟輩、今獨以畫見名、與斯役等、若曹謹
 母習、然性所好、雖被譽屈、亦不能罷也、後
 拜右相、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

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之嘲、唐柳公權善筆蹟、穆宗拜為右指、遺
 侍書李士、兄公綽嘗寓書宰相李宗因言
 家第本志儒、李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
 祝、願徒散秩、乃改左
 司、即中洪文館李士、**李常白眉子文黃鬚**
 蜀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
 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眉中有白毛、故
 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魏任城威王
 敬字子文、太祖子也、代郡烏豆、友敬擊大
 破之、北方悉平、及見太祖、乃歸、功諸將、太
 祖喜、持敬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敬鬚黃

能群

故從呼之、伯周六翮、龐參一鷄

後漢猶吏五嘗字伯周為合浦

太守後謝病歸耕、桓帝尚書揚喬為之曰、嘗清行出俗、能幹絕群、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按說苑、舟人古桑謂趙簡子曰、鴻鵠高飛遠翔、所侍者六羽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如之蒲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君門下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後漢龐參字仲達、初為左校、令御史中丞、生法、輸作、樊準上書為之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鷄、臣伏見龐參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生做法、輸作、經時、令羗戎為

患、大軍西屯、且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以有成効、鄧太后遂擢用之、又孔融薦禰衡表、亦云、臧祀爰居、霸奏鷄雀、左傳、仲尼曰、臧文仲

祀爰居、不知也、海鳥曰爰居、上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前漢黃霸為丞相、時京兆尹張敞舍鷄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為神雀、議欲以同、敞奏、霸云云、天子嘉納、敞言、**韓休峭鯁、蕭嵩寬博**、唐蕭嵩為相、韓休為相、

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不能平、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得失、

言之明皇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
 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
 然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
 歡何不逐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
 嵩每起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
 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
 必安吾用休社稷之計耳**庾袞**父誠陶侃親約晉庾袞
 父嘗誠以酒父亡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
 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
 十後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号
 為庾異行晉陶侃字士行移鎮武昌每酒

有定限嘗歡有餘而限已竭佐吏尚浩等
 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
 亡親見約故**子過不食第爭自槌**前漢石
 不敢踰也奮景帝

西時号万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子過家无
 文奈尤恭謹子孫為小吏未歸謁万石君
 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誦責為
 便生側至對按不食然後諸子相責肉袒
 謝罪又子慶為史醉歸入外門不下車万
 石君問之不食慶由袒謝不許奉宗又兄
 建肉袒然後誠諭之後漢繆彤字豫公少
 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

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刑乃掩戶自搥
 曰、刑、汝修身謹行、李聖人之法、將以整齊
 風俗、奈何不能王家乎、第及諸婦聞之、悉
 叩頭謝罪、更為敦時之行、安帝時、仕至中
 半令

李藩塗詔和鼎壞麻

唐李藩字叔翰、
憲宗時、同平章

事、時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
 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藩遽取筆、
 戒宰相字、題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搢
 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
 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使不可上、既而
 事寢、唐李甘字和鼎、位侍御史、鄭注侍講

孫不巧時子可誇

隋王長述祖罷、魏太尉、
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

禁中、求宰相、朝廷諱言將用之、甘曰、宰相
 代天下治物、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
 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既而麻出、乃以罷
 道為、廊坊節度使、甘生、輕賜馭馬、
 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
 朽、長述早孤、少為祖罷所養、及罷薨、有喪
 札、有詔褒異之、後征討累有功、進位柱國、
 隋初、獻平陳之計、上善其能、唐王福時有
 子勸、勵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木、
 其後助劾、又以文顯、劾早卒、福時少子勸

齊竟

亦有文福時嘗語韓思亥韓曰武子有馬

亦君有齊兒齊王家齊何多耶使助出其

張能報國霍不為家

唐張士貴

文思考曰生子張若其可誇也

本錦

魏州人隋末為盜高祖招降之拜光祿大夫

從征伐有功久之進魏州刺史帝曰顧

令卿衣錦書遊爾進魏國公後為龔游道

行軍總管破反獠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

勞之日嘗用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

顧方略何如耳

之前漢霍去病武帝時以戰功為驃騎將

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

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李

詔兵法上為治茅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

仲尼後挑子約先黍

韓子曰孔子侍生於魯

飯黍後嗽挑左右皆笑曰黍者非飯之也

將以雪挑也曰丘知之矣黍五穀之長也

祭先生王以為上登菜有六而挑為下祭先

王不得入於廟丘問君子以賤雪貴不用

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蒞之下是

侵上忽下也隋李士讓字子約初為魏參

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李氏宗黨盛每至

春秋二社必高會沉誼亂嘗集士讓所盛

醉

長穀之

公

必

饒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
為五穀之長、苟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
尚、客可遠乎、少長青然、退相謂曰、
既見君子、方竟吾徒之不德也、
孫權優

劣太宗可否

吳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
呂蒙為將、曰公瑾雄烈、膽畧

兼人、遂破孟德、用拓荊州、昔婁子欽來、東
列、連於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
此一快也、後孟德張言、數十萬眾、水步俱
下、獨子欽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
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元德也、是其一
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子明孝回、用益、籌

略奇至、可次公瑾、俱言議英發、不及之耳、
園取用羽、勝於子欽、子欽言羽不足、忌此
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公瑾、周子欽、魯肅
子明、呂蒙也、史評曰、孫權之論、優劣尤當
唐太宗謂謂長孫无忌曰、朕評公等可否
以相規、高士廉心術、驚悟、臨難不易、節所
乏者、骨鯁尔、唐儼有辭、善和解人、酒盃流
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
事、揚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
綏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
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
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自能補網、馬周

若飛
鳥依
人

該

受賂
金錢

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
 朕意、楮逆良、類亮、有李術、竭誠親於朕、若
 飛鳥依人、自加珍愛、无忌、應對、敏善、避
 嫌、我古於人、未有其比、揔兵攻戰、非所善
 也、**負布辱該賜錢愧武**
 燕宋、字宣洪、為右
 長史、太祖會群僚、
 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匹、令負而歸、重不
 能勝、乃至僵頓、以愧辱之、前漢文帝紀云、
 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竟上乃發御
 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
 化民、**乳飲兄弟經授母子**
 唐韓思彦、字英遠、
 高宗時、待詔洪文

授孝
經使
習大
義

館、狀內供奉、巡察劍南、益州高、賞兄弟相
 訟、累年不決、思彦教、面宰、欲以乳、二人悟、
 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
 兄弟共乳而生耶、乃請輟訟、唐公景駿為
 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不天、常、
 自痛尔、幸有親而志孝耶、教之不孚、令之
 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
 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嗣宗**
 遠識遙集知機
 晉阮籍、字嗣宗、曹爽輔政、
 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辟屏

於田里、裁條、而爽謀、時人服其遠識、又阮
 孚、字遙集、籍兄之子也、時太后臨朝、時出

勇族、乎謂所親、日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
 寔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庾亮年六、德信
 未孚、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顯卒、遂苦
 求出、乃除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尋而
 蘇峻作逆、識張輔著論許即品題晉張輔
 者以為知機、機字世偉
 仕至秦州刺史、嘗著論以為管仲不若鮑
 叔、班固不及司馬遷、魏武不及劉備、樂毅
 戒於諸葛亮、詞多不載、後漢許即字子將、
 汝南人、好人倫、多所賞識、嘗以陳寔道廣
 難周、陳蕃性峻、又通其多所裁量、若此、又
 謂曹操曰、君清平之政賊、亂世之英雄、與

從兄靖共覈論、卿黨人物、每月輒
 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博不重

味湛無兼衣

前漢朱博字子元、為人廉儉、
 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

貴、食不重味、按上三格、夜寢早起、妻希見
 其面、又齊晏嬰亦食不重味、南史、江湛字
 徽深、為宋吏部尚書、家貧、不營財利、餉饋
 盈門、一無所受、无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
 遇游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
 戲、御人求草、湛良久日、可與飲、樂羊啜

子秦已放麋

說苑、樂羊為魏文侯將、而攻
 中山、中山繫其子、示樂羊、樂羊

其子在中山

樂羊啜

巧詐
不如拙

攻愈急、中山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啜之、
一盃、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戰、果下之、文
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鹿、使秦西
巴持其母、隨而呼之、秦西巴不忍、而與其
母、孟孫大怒、逐之、一年復召為太子傅、曰
夫子不忍麋、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
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
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李膺龍
門樊曄虎穴
後漢李膺字元禮、桓帝時為
司隸校尉、獨持風裁、以聲名
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樊曄字仲華、光武時、為天水太守、政嚴猛、

碑校
如衡
所書

三人
才此

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涼州為之歌
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嗟我樊府君、
安可用再值、
補衡一覽李華再閱
後漢補
衡字正
平、與黃祖長子射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
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
猶能識之、唯有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
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技如衡所書、莫不
歎服、唐蕭穎士與李華齊名、世號蕭李、嘗
與陸據游洛龍門、讀路傍碑、穎士即誦、華
再閱、據三乃能盡、
謂三人
才此
用者
欽宗從裴成帝聽

薛

唐欽宗稱幸東都大目切諫不納帝志

曰朕竟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扶掖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置屯百司之區荒地弗治假歲月全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群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上行前漢成帝嘗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接舡御史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行陛下不聽且請勿以五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悅光祿大夫張猛曰且聞主聖且直乘舡危就橋安聖主

既人不當是

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也

季英定交

林宗獎拔

後漢吳祐字季英有知人之明

定文折曰之同

真亦奉孝廉世稱其清節時公以移未游太李無資狼乃變服客傭為祐債春祐與

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曰之間又戴宏年

十六祐奇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後漢郭

泰字林宗善人備獎拔士人皆知所鑒又

誠張孝仲躬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

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按自

卒伍及回郡太原郭長信等共六十人並

以感成

太宗吞蝗沙穰禱螟

唐五行志正觀二年京畿旱蝗

食稼太宗在苑中扱蝗祝之曰汝若通靈但當食我无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諫之曰帝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患後漢公沙穰為洪農令縣界有螟虫食稼百姓惶懼穰乃設壇謝日百姓有過罪穰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自消百姓稱曰神明

元曹蔽户樊噲入

啓 隋元曹初為大將軍周趙王招知隋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引入寢室

左右不得從惟揚洪与曹兄弟坐於户側及酒酣趙王欲刺殺高祖曹扣刀入衛趙王問姓名曹以寔對曰王壯士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耶卿何猜驚如是趙王偽吐將入後園曹恐其為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稱喉乾命曹就厨取飲曹不動又同屋下有被甲聲乃扶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之曹以身蔽户王不得出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高祖後受禪封曹武陵郡公前漢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既事軍士中酒亞父范增謀欲殺沛公時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者入營直撞入

立帳下、羽、羽為誰、張良曰、沛公奉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厄酒、疑有、食畢、因責項羽、遂與沛公同出、是日先樊噲奔入營、沛公幾殆、後數日、沛公為漢王、封噲為臨武侯、**龐公遺安揚震遺清**
後漢龐公釋耕於壟上、妻子耘於前

荆州刺史劉表回、先生苦於吠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子、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老、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无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携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後漢揚震字伯起、為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當食、步行

或勸用產業、而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韋**

純舉第景圭為兄

唐韋純字貫之、亦正時、為監察御史、卒其第、繹

自代、及為右補闕、繹、成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唐高元裕字景圭、終吏部尚書、敏於為吏、岩、有風采、自侍講為中丞、文章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焉**

110X
620
5

註巾箱王法
二十七史家求卷第二



110X
620
5